

编者按：

有人在山谷吹风，有人追着星星走；有人架起帐篷煮咖啡，有人端起望远镜等鸟飞来。

这届丽水年轻人，生活不止眼前的KPI，还有山林、星河和诗意的烟火。

生活有点野，节奏刚刚好。

这里是青年发展型城市，也是年轻人喜欢的生活场。自然够近，选择够多，生活够自由。什么是“青春之城”？不是标签，是一种活得舒坦、活得带劲的方式。

今天起，本报推出“青春，有模有Young”系列，带你看看，丽水的年轻人，正在如何认真又松弛地生活着。

# 走，观鸟去

■本报记者 付名煜 徐丽雅 朱敏

本期策划主题

青春，有模有Young



红角鸮 胡华丽 摄



白鹭 雷陈澳 摄



赤腹鹰 雷陈澳 摄



黑翅鳾 胡华丽 摄

在城市的高楼与高效之外，有一群年轻人，正转身走向自然。

他们带着“长枪短炮”在林间、溪畔、湿地里驻足，目光不再追逐手机屏幕上的信息流，而是静静追随一只只鸟的起落、一声声鸣叫的回响。他们在风里等待，在树影中辨识，在快门声中建立起对另一个物种行为、习性、节律的体察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如同参与一个正在发生的、微妙的生态过程。

“打鸟”，是观鸟爱好者对拍摄鸟类的俗称，对应英文单词“shoot”。这个词，既保留了摄影的动态感，也暗含了一份凝视的专注。

过去，这是属于少数人的爱好，如今，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，这项活动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吸引着丽水的年轻一代。

## 镜头里的“自然之书”

这个春天，在丽水的公园里、湿地边、森林中，总能看到年轻人手持望远镜，或端着长焦镜头，耐心地观察、拍摄鸟类的身影。

“观鸟太快乐了！”“今天又收录了一种新鸟！”这些句子，如今频频出现在微信朋友圈、小红书、微博等社交平台上。鸟类照片，不再只是自然科考的附属成果，而是流行话题的一部分。据小红书《观鸟趋势报告》显示，“观鸟”相关笔记讨论量已超过700万，阅读量超10亿，近一年笔记发布数量是过去10年总和的1.2倍，而这些笔记的用户中，又以“95后”“00后”居多。

来自景宁的雷陈澳便是其中之一。他自2019年在湖北读研究生时接触观鸟。起初只是跟着学校的观鸟社团去野外，用一双眼睛和一副望远镜开启对自然的探索。

“最开始能分清麻雀和燕雀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”他说。渐渐地，他开始用相机记录每一种鸟的细节：羽毛的纹理、爪子的曲度、站姿和飞翔的角度，都成了镜头捕捉的对象。回到家乡后，他仍然坚持观鸟，在村口、田埂、溪边。他的相机已拍摄超过5万张鸟类照片，书桌上常年放着《中国鸟类观察手册》等工具书，有的书已经被翻阅得卷了边。

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的，还有遂昌的胡华丽。她原本只是看朋友圈时，注意到丽水鸟类生态保护协会的成员总在发鸟类照片。一开始觉得奇怪，“怎么会有人朋友圈里全是鸟？”2021年赴江苏读研究生后，她选了湿地鸟类保护与多样性研究为方向。久而久之，她也变成

了那个“朋友圈里全是鸟”的人。

“观鸟是一件非常‘慢’的事。”胡华丽说，“你得等它、听它、找到它。它肯定不会配合你，但你肯定会越来越了解它——这就是大自然的常规剧情。”

镜头背后，是对万物细节的注视，也是对自我边界的松动。

## 年轻人的“野外图鉴”

对不少年轻人来说，观鸟是一种带有游戏感的探索。他们热衷于解锁新种类，扩展自己的“观鸟图鉴”。

互报观鸟种类，是“打鸟圈”常见的自我介绍方式。“我看过300多种，在圈子里还算初级。”胡华丽说，“但这不是比较，而是一种进程，一种个人节奏。”

装备的选择也体现了观鸟背后动机的多样性。有人专注拍“大片”，讲究光线、角度、构图，追求“自然美感”。这些人，往往背着沉重的长焦镜头，支起三脚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，为的是在一个恰当瞬间的定格。

更多的年轻人并不需要昂贵设备。望远镜加手机，一个便携组合，足以拍出清晰的“物种照”——记录眼、喙、爪、羽，是辨别种类的必要步骤。入门级相机成了首选，兼顾质量与便捷。他们不以成果衡量，不以点赞驱动，他们珍视的是意外，是好奇心，是自然给予的不确定性。

受研究所课题组影响，胡华丽买了一台尼康Z62作为“打鸟”装备。她总会提前调好相机参数：快门速度1/400，光圈7，ISO则根据森林或开阔地带的光线灵活调整。“有经验的观鸟人，在端起相机的几秒钟就能快速设好参数。因为鸟不会等你，倒逼着大家苦练摄影技术。”

如今，胡华丽已经不是手忙脚乱的新手，她走进林子，脚步稳，反应快，能迅速听声辨鸟。丽水的“观鸟胜地”，她一走过，记得清楚。入选全市首批十佳观鸟点的九龙国家湿地公园，是她常去的地方，在那里，鸳鸯滑翔于水面，四声杜鹃在林中鸣叫，发冠卷尾在枝头停留。钱江源一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百山祖园区树高林密，她曾看见白腹蓝鹇、铜蓝鹇藏在树影之间。而在龙泉凤阳山，黄腹角雉、白鹇、小仙鹇是她的“老朋友”。

即使在市区，也很容易有发现。万象山公园里，乌灰鹇、黑眉拟啄木鸟等是常客。这些地点，她一遍遍去。看鸟，也看时间、天气和光线的变化。经验，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。

鸟，是流动的。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只会出现哪儿。”雷陈澳说。他并不总追求精彩的照片，更多的是耐心观察——观察一只鸟的起落，它会划出什么样的飞行轨迹、喜欢在何处停留，如何与同类相处——这些行为的背后，就是生活本身。

比如城市里罕见的红尾水鸲，在山间的河道边却不难寻见。雷陈澳曾在林中溪畔遇见一只，它站在溪石上蹦跳摇摆，像在跳舞。他盯着

看了很久，没有刻意构图，也没有抢拍奇观，只是满心欢喜地注视：“它在那里，不为你来，也不为你走。它只是生活。”他更在意的，是这种生动姿态背后的自然性。

在等待与凝望的过程中，那些最真实、未经修饰的生命瞬间，才可能跃入镜头。对许多年轻人而言，这种体验是当下快节奏生活中所缺乏的——不以效率为目的，不追求结果，而是全身心沉浸其中。它有时寂寞，有时令人沮丧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是一次次出其不意的惊喜。

## 人与自然的新关系

观鸟的流行，带来了一套新的自然伦理。

年轻人开始意识到，“不干扰”是观鸟的底线。他们避免使用闪光灯，不投喂，不靠近。文明观鸟，成了共识。

雷陈澳常被新人问起“入门装备该怎么选”“哪些鸟最容易找到”，他在一一作答之后，总忘不了补上一句：“千万别干扰鸟的生活，绝对不能破坏它们的栖息地。”

胡华丽也会提醒同行者，在山林里要尽可能压低声音，穿不显眼的暗色衣裤，走得慢一些、再慢一些。

在丽水，这样的观鸟行为和城市生态发展也产生了互动。

松阳的松阴溪畔，每年1月都会迎来中华秋沙鸭。这种鸟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，是“生态环境风向标”。10多年前，当地政府就设立了保护区，禁止采砂、捕鱼等行为，还建立了观察站、眺望台，把人类活动尽量控制在固定区域内。

在莲都，蓝喉蜂虎曾在一处临时沙堆上筑巢，但沙堆随时可能被挖走。政府部门介入后设立保护区，拉起围栏，立起警示牌，保住了这个小小的家园。

最近，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还上线了AI监测系统，配置50个人工鸟巢、2座观鸟台和视频监测摄像头、红外相机及先进的声纹采集终端，全天候监测鸟类行为，建立长期数据库，掌握湿地鸟类活动规律、长期变化趋势、种群及群落结构，实时评价湿地的健康状况，为预测、预警和制定防治对策、修复措施提供科学依据。

这些案例背后，是一种全民共识：保护生态不是少数人的责任，而是大家共同的生活方式。

鸟，是城市的访客，也是栖居者。它们的存在和离开，是自然对人类的某种反馈。

年轻人感受到这一点。对他们而言，观鸟不是逃避城市，而是在城市生态中拓出一条幽微小径，让树叶、羽毛和鸟鸣重新进入日常。他们把镜头对准鸟，其实是在对准一种可能的共生关系。

“有时候一整天只拍到一张照片，但那张照片，让你愿意第二天继续出发。”胡华丽说。

从被算法推送的兴趣，到被鸟类唤醒的情感，年轻人在绿水青山间看鸟，也在重新看见自己。

## 记者手记

## “打鸟”热带动全民“看见自然”

本报记者 付名煜

最近，演员李现在北京公园拍摄鸟类的短视频引发关注，意外掀起了一波“打鸟”热潮。生态环境部也通过官方微博转发《中国环境报》的报道，称李现的“打鸟”行为不仅点燃了大众的好奇心，也让原本属于小众圈层的观鸟活动走进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，甚至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现象级话题。

春夏时节，河湖湿地重新热闹起来。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相机，走进自然，用镜头捕捉鸟类翩翩飞舞的瞬间。这种拍摄不是技术层面的比拼，而是一种走出城市喧嚣、寻找内心宁静的生活选择。

在丽水，观鸟的氛围同样浓厚。九龙国家湿地公园是全市第一批十佳观鸟点之一，作为丽水少有的湿地生态系统，这里鸟类丰富，白鹭和鸳鸯是常客。在龙泉凤阳山，小仙鹇、煤山雀、黄颊山雀、栗头鸫等相对常见，运气好还能遇见红头咬

鹇、棕腹大仙鹇、白鹇、黄腹角雉、白颈长尾雉等“隐士”，其中黄腹角雉和白颈长尾雉最为珍稀，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。遇见它们，不只是好运的馈赠，更是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入的体现。

“打鸟”原是一种安静的爱好，如今却借由公众人物的带动和社交平台的传播，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它不再是摄影爱好者的专属技能，转而成为人与自然建立联系的日常方式。越来越多城市的文旅部门也开始借势推广本地生态资源，“观鸟地图”的推出正是回应这一趋势的实用举措。

城市环境是否宜居，生态质量是否优良，不必靠宣传语佐证，观鸟就知道。鸟类选择栖息的地方，往往是生态最真实的反馈。那些被定格在镜头里的鸟影，既记录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，也无声地传递着一座城市的生态自信。